

昌

谷

集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十

宋 曹彥約 撰

劄子

新知澧州朝辭上殿劄子

臣聞民生之不厚起於稅役之不均稅役之不均起於
交易之不正夫交易也者民生之關鍵而即民之所藉
以厚其生者也蓋有產則有稅有稅則有役當交易之
時而立過割之制夫豈不善自夫豪民得產而不肯收

正下戶出產而不能到官於是產出稅存者滿天下而
差役義役之法愈變而不得其正也夫契書者交易之
祖也砧基簿者稅役之祖也曩時經界立法固已灼知
姦弊之原委而立為對行批鑿之定論矣不對行批鑿
則不理為交易雖有立定契約亦且不用其辭甚嚴其
關防甚悉使為州縣者謹守而行何所不可紹興二十
一年嘗因戶部員外郎馬騏之請申嚴行下矣淳熙三
年又嘗令諸路轉運立三十日結絕之限矣若使不對

行批鑿者不得為交易則是有產者皆無失收之患而
不對行批鑿皆未免退產也今州縣催稅每以產去稅
存為版簿之害州縣差役每以產去稅存為流水之害
至所謂不理交易之法未嘗見有奪此而與彼者則是
經界以來五六十一年間有此法而未嘗得行也為豪民
者安得而不相倣倣為下戶者安得而有所赴愬士大
夫以苟且為俗以奉公守法為刻致使貧民之係累者
相屬於道役滿而破家者十常八九此於治體所繫非

卷十
細竊詳立法本意所以不對行批鑿即不理交易者必
欲盡所過割無所狡弄若收而不盡與雖收而不為彼
退落皆不得謂之對行批鑿業合還主錢合歸官鄉書
手與過割人吏皆合坐罪若出產戶無錢納即許給牒
召人承買此則不理交易之本意也但循習既久未易
遽變必須寬立日限許人戶自首限滿之後斷在必行
安富恤貧莫大於此此於見行條法並無違碍止是明
立節目使州縣可以奉行以安百姓豪民不得恣其欲

而法無可寬下戶不致受其困而情有可憫民生由此而厚稅役由此而均交易由此而正臣所謂交易也者民生之關鍵而即民之所藉以厚其生者也所關治體豈淺鮮哉如臣言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詳酌令戶部次第施行取進止

兵部侍郎上殿劄子

臣聞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善獻言者必以講學為首稱人主挺生聖哲受天明命一日萬幾已足以厭服四海

而猶區區焉習諸生之業其故何也蓋惟有聖人之資者而後宜于學有聖人之位者尤當急于學宜于學者事半而功倍固不與常人等急于學者身修而天下治固不以常情論此堯以聖神文武之德舜以濬哲文明之德猶孜孜於學在聖性有益而無損在後世有歸美而無竊議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聖嗣承大寶皇太后陛下以母儀之重保佑聖躬皆將守家法以正本朝履謙德以光史牒則講學之素固已切切乎皇帝陛下

之心而講學之勸固已纚纚乎皇太后陛下之言矣臣
以山林疎逖之蹤受先皇不遺微小之察脫迹州縣綴
名近列攀烏號而莫及際飛龍之首出誤蒙迅召峻陟
貳卿宜必有千慮一得有補於聖世者竊惟經世之學
與書生科舉之習不得而同經筵之學與家塾黨庠之
體亦大有異蓋綴緝陳言取務時好此書生科舉之習
也人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得其道則賢
智合謀失其理則邪佞伺隙故經世之學宜不與書生

科舉之習相似端拜以求師合志以取友此家塾黨庠之體也分番直以侍經幄候玉色以進箴規言于造膝者每患於匆遽書之簡冊者猶難於探討經筵之學視家塾黨庠者相去遠矣臣願陛下以講學為素心視講學為日用當經筵未御則必清心滌慮以求有益及經筵既御則必切問近思以歸至當即古人之行事驗今日之立政議論不徒詳必深切於世務意嚮不徒美必有關於國脉語體必及於用謹始必圖其終出則與大

臣評之若盡若未盡入則以聖賢證之若合若不合口
耳所傳皆為售用以此致堯舜之治雖不中不遠矣然
而人主之好儒學尤當以近似之害正為慮尊正大而
黜纖巧信忠賢而遠邪柔則近習不得以乘間假偽不
得以亂真其機甚微其利害甚切也中興自高宗皇帝
以來世傳聖學孜孜疊疊不廢閒燕煒煒煌煌明並日
月而張說陳源曾覲之流尚以粗習筆墨欲為王佐叔
文輩竊弄權柄威福在已乃自謂儒者事業不過如此

鄙薄賢俊輕侮簡冊以至治道之所當論聖經之所當講遜志詳說則以為徒亂人意為鬼為蜮足以稔賢士大夫之害甚至顯執國政謀動干戈涓涓不戒終至橫流非累聖知其奸偽而終遠之其為害可勝既哉此又屋漏暗室之微浸潤膚受之端內廷之所就將燕閒之所踐履關於講學者甚切不可不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內引朝辭劄子第一

臣待罪從班久侍經幄竊見陛下深居宮禁以養志聞
於天下高拱廟堂以愛民聞於天下講讀有常以力學
聞於天下匪頒有數以節用聞於天下然而羣臣進戒
諄諄不已或曰謹獨或曰行健或曰防未然之欲或曰
持不息之志或曰無忘在潛之日或曰察於不睹不聞
之地陛下皆俞其請矣言之者不已聽之者不倦臣未
測其說也豈人臣之愛君不以其君之未嘗有此而遂
已於言耶將實有所疑于此而故言之耶果其君之未

嘗有此而不已於言國家之福也如其有所疑而故言之則亦不可以為無而忽之也蓋耽毒常匿於宴安而隱疾常出於盛壯寡過者常得于敬畏而逸樂者常本於憂勤孔子謂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特在于為君之難與夫言而莫予違而已可不畏哉臣竊惟論利害者貴乎簡入念慮者貴乎熟以羣臣之言如此其衆見於論疏如此其廣要其所欲不過於修身好學而已唐張蘊古獻箴太宗凡六百二十有二字其間所言無非修

身之要與天下修身之說莫加此矣本朝趙師民獻箴
仁宗凡七百七十有八字其間所言無非好學之說莫
加此矣與其泛聽而廣求孰若篤志而近思臣以二箴
之作切于事情如此輒錄本以進望陞下列為二圖置
之座側口誦心維朝斯夕斯因一言以思一事考一字
以窮一理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則凡羣臣之所獻者可以總括而
盡行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第二

臣待罪經幄一年有半以進讀三朝寶訓得侍清光未及終帙今以衰病之人蒙恩放還鄉井有所欲言敢盡布之竊以寶訓為書皆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格言也坦然明白不待有所發明而後見况臣淺陋尤為無所知識蓋嘗妄論以為書之所載為卷三十為目八十有八而其衿喉管轄特在於政體聽斷與夫孝德仁慈謙儉五者而已敬之以鑒戒輔之以諫諍以是而睦族以

是而體羣臣則于人無不順以是而受符瑞以是而崇
祀典則于事無不敬總而括之必至于庶績咸熙而萬
世永賴皆自五者之所發也推所從來則五者之所本
又皆自好學始也臣讀寶訓至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欲
治之君必能正身自致於無過之地夙夜畏慄防非窒
欲深慕古人以德化人之義此太祖皇帝之聖學也太
宗皇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見古來帝王多自尊大深
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

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此太宗皇帝之聖學也真宗皇帝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寮奏章多以苛細為利不知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斯為善理豈可慘虐刻下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真宗皇帝之聖學也由聖學而廣之則凡見于政體見于聽斷孝德以事親仁慈以恤下謙儉以處己而況節目之下於此者可以類言矣今陛下躬儒素之行考帝王之業頻御講筵古所未